

辣姐(小小说)

胡亚林

我们小区不远处的春蝉湘菜馆，吃饭便宜，生意火爆。可老板娘辣气十足，常与客人“翻脸”。

就说我们楼下邻居老李吧，一次，他与几个好友到春蝉湘菜馆为朋友过生日。他们点了十几个大家喜欢吃的菜后，老板娘硬是要他们减掉几个，理由是分量多、数量多，肯定吃不完，浪费了可惜。结果老李与朋友饭没吃好就提前结账走人，他气呼呼发誓：再也不光顾这个湘菜馆了！

我怕吃辣，一直与湘菜无缘。可是，无巧不成书。就在最近一次路过春蝉湘菜馆时，大厅里一男一女吵闹声传出门外。

“你们5个人点12个菜，能吃完吗？太浪费了。”听得出说这话的是老板娘。

“吃多少菜你管不着，客人要多少菜，你都得上，哪来这么多废话啊！”客人有点不耐烦。

“先生，我这样完全是为你们好，不领情，怎么还说话不文明？”老板娘有点生气。

“咋的了？我有的是钱，点再多的菜一分钱不会少你的。都什么年代

了，还有像你这样送上门的钱都不赚的傻老板！”吃饭的客人有点牛气。

“告诉你，我开饭店图的是宾至如归，既让客人吃得好又节约开支。你钱再多，辣姐我也不稀罕！今天如果你们不听劝，那就请另找他处，算我失礼了。”老板娘辣劲也上来了。

仔细看看大厅内，客人不少，饭菜香味扑鼻。我从内心里钦佩这个自称“辣姐”的老板娘。

前两天，从湖南来了个记者朋友，我安排他到饭店吃饭，不料，他执意要去吃湘菜。到春蝉湘菜馆自然成了首选。我和夫人陪朋友虽然只有3个人，可我有意思点了8个菜，想看看老板娘如何反应。果然，点过菜不到两分钟，老板娘就风风火火来到我们桌前。

“三位，打扰了！看你们好像第一次光临本饭馆。跟你们商量一下，你们点的8个菜肯定吃不完，能不能减去两三个呢？”老板娘说话彬彬有礼。

“对！对！”朋友连连附和。

“这位是你老乡，从长沙大老远来的，请他吃饭多点些家乡菜，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呀！”我故意说。

“这个我能理解。不过讲感情，不等于是非要多花没必要花的钱！”老板娘的话让朋友直点头。

紧接着，老板娘似乎辣劲又上来了：“其实，我是从大山沟出来闯荡的农民，虽然开湘菜馆也赚了钱，可每次对那些大手大脚花钱铺张浪费的人的行为都感到心疼得很。现在虽然日子好过多了，可就是再富裕也不能拿钱不当钱！有钱就该痛快地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。反正辣姐我是最见不得摆阔浪费的人！”

“呵！你是‘辣姐’？你就是湘西凤凰县桃花村的那个‘辣姐’吧？”记者朋友失口叫道。

瞬间，“辣姐”的辣劲戛然而止，变得有点怩怩起来……

原来，年初老板娘用“辣姐”作为笔名，将20万元捐给村里小学翻新校舍，一时间，“辣姐”成了省、市新闻媒体苦苦寻找的新闻人物。

……
结账走出春蝉湘菜馆，一缕轻风拂面，阵阵辣味飘香……

霜染野菊天

陆亚利

清冷的霜与清晨相伴，放大秋的肃杀。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天涯羁旅之人，似乎比在夕阳映照枯藤老树昏鸦时的感觉更凄苦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悲秋应是大人的事。于我而言，年少时的确不曾感觉到秋霜的悲凉。

苦夏与秋老虎的酷热，纵容蚊虫肆虐。每晚歇凉回家，娘撩开蚊帐，用扇子一遍又一遍驱散蚊子。钻进蚊帐，扎实帐帷，端着煤油灯，一只只火攻附在蚊帐布上的残存蚊子。屋里如烤箱，硬板床上的草席如电褥子，睡下一会儿，背下汗津津的。不停摇着蒲扇，扇出的是热风，依然热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歇凉时蚊子叮咬的肿包越挠越痒，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弄得床板嘣嘣直响。娘在隔壁念叨：“徕几呃，心静自然凉，倒了秋就凉快啦！”迷迷糊糊中，盼着天老爷秋风送爽，美美睡个团圆觉。一场大秋雨，秋真的“倒”了。习习凉风吹过小阳春，霜降的节令如期而至。

几番低温铺垫，半夜冷风刺骨。晨光熹微，天空悬浮灰蓝的水汽。门前塘冒出的白气，一缕一缕贴着水面飘散。塘边水汽浓郁，临水的枇杷树叶子上粘上厚厚的白霜，像刚刚从面粉里搅过一般。后山坡的竹叶和树叶，仿佛敷上雪花膏，微风轻抚，透出别样的风姿。荆棘丛凝结稀疏的冰屑，好似喷洒一层薄薄的石灰。粮囤形稻草垛，簇着光秃的苦楝树，顶部的积雪雪白，立面稻草缀满细微的冰屑。粗糙的阶沿石结着冰晶，像撒漏不均匀的盐末。屋顶如一块块斜架的白色画板，茅屋顶铺盖的白霜稍厚，看上去比瓦屋顶白净。

几声鸡鸣狗吠，划破屋场的宁静。一条条木门吱嘎推响，早起挑水人的脚步声来来回回，清晨的屋场热闹起来。天大亮，我起床穿上二夹衣、单布鞋。空气清冷，手指有些发愣，驱散迷离的早困。娘出早工去了，早已把猪油炒饭暖在柴火灶上。就着辣辣椒，吃完早饭，额头冒汗，浑身回暖。挎上书包，与伙计们结伴，有说有笑，踏上去学校

的小路。

晨风扑红脸颊，水汽如光亮的头油润泽头发，将我们妆扮成涂脂抹粉的小演员。清冷的空气沁人心脾，我们大口吸吮着，一路神清气爽，走走停停。眺望叮里，薄雾弥漫，看不见远处山丘的轮廓。田里淡绿的草籽有些泛白，稻茬排出整齐的白点。田埂的枯草花白，蜿蜒着在田垄画着白圈。路边柔软的稻屑，凝冻成生脆的冰丝，踩上去发出细碎冰裂的响声。菜地里的白菜萝卜，牵拉幼嫩的叶子，等着太阳唤醒。早起的老农佝偻着身子，在油菜地里除草。两只狗儿陪在土哇旁，上蹿下跳，追逐打架，累了停下来，不解地望着劳作的老农，吐着舌头，哈着白气。

因为地温的抵御，裸露泥土的地头山坡没有凝结白霜，坚守紫红的原色。太阳灰蒙蒙的，正在酝酿温度，冷风维系着草木上的霜花，原野紫白斑杂。野菊卷曲灰绿叶片，一丛一丛匍匐在田坎坡地。铜钱大小的金黄花朵，不理睬白霜的寒意，傲气地怒放。花瓣如少女微卷的睫毛，绽开一个个醒目的笑脸，灿烂着寒秋的生肌。上完第二节课，我们来到操场做广播体操。太阳已爬上三竿，薄雾消散，白霜化作露水，大地还原秋日褐黄的本色。

又是一个大白霜天的早晨，老人们聚在阶基禾堂，双手拥进衣袖，重复“上年秋霜重，来岁夏虫少”的农谚。我喜欢盘问原委，大人们说的道理很简单，冻死害虫留下的虫子娘娘，明年虫害就少。进入寒秋，虽然有些冷手冷脚，总是期盼一朝醒来漫天白霜，队里明年多打些谷子。若是持续秋燥，艳阳高照，蚊子卷土重来，杞人忧天，预感明年不是个好年成。来年是不是应验，我好像从未用心印证过。早熟的白菜萝卜，经历白霜的凝冻，吃起来格外甜嫩。傻傻地以为白霜有一股魔力，洗刷青菜里的苦涩。后来知道，霜天温差大，果蔬积蓄糖分多，纤维也软化了，吃起来口感自然甜嫩一些。秋霜加大

地的肃杀，原来也有情有义，为我们馈赠几份厚礼。

秋霜满天起愁绪，最易留下难忘的记忆。

记得上初一的那年深秋，学农基地的油菜缺农家肥，学校开展勤工俭学，责令每个学生拾五斤狗粪或二十斤牛粪。向无拾野粪经验的我，觉得任务太艰巨，心里背着很重的包袱。次日天刚亮，没有惊动爷娘，我挑起一担篾箕，拿着二齿耙头，径直走向荒野拾野粪。山野清明宁静，浓郁的白霜覆盖草木，叮里山上一片灰白。清凛的冷风，一个劲儿往领口袖口钻，我不由自主缩瑟起身子。尽管走着路，霜露沾湿解放鞋，脚趾依然冻得隐隐作痛。眼睛紧盯地面，满怀发现目标的期待，搜索狗儿撒尿的柴草角落，寻觅牛们踩出的路路蹄印。隐约看见地上一团黑影，却是一块暗紫的土块，一次次失望。穿过一片片茅草山坡，白霜打湿半截裤腿。翻过一山又一山，走过一条又一条河坎，篾箕里依然空空如也。来到一个僻静的山坳，一只大黑狗狂吠着扑过来，吓得我热血朝脑门子奔涌，连连退却好几步。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我放下钩子扁担，高举耙头猛追过去。黑狗呲牙咧嘴前进几步，见势不妙，立刻掉转头，夹着尾巴逃走。我赶紧往回家的方向撤退，背上的冷汗慢慢变热。

一个多时辰一无所获，我不知拿什么向老师交差。想起胆子小面子薄，不敢申请延迟，更无胆量抗拒任务，我心急如焚，泄气地坐在扁担上。侧旁山坳一大片野菊静静地盛开，在数满白霜的枯草映衬下，眨着艳丽夺目的眼，似乎在安慰我：会有办法的！果然，回到家里，父亲知道我的心结，便从自家猪栏铲上两篾箕猪粪，撒上灶灰充抵牛粪。我如释重负，飞快将猪粪挑到学校。劳动委员过秤，重量多出好几斤。老师表扬我爱校如家，超额完成勤工俭学任务。那一天，虽是秋寒料峭，我感觉父爱暖暖融融地萦绕全身。

家乡的无霜期本就短暂，而今白霜天愈来愈少。暖秋没有寒凉悲切，令我时常想起霜染野菊天的诗情和暖意。

耕读之风漫朱田

封志良

时间已来到秋天，但阳光依然温暖。明亮的阳光从天空漫过来的时候，我正走在乡间的道路上。真想不到，在这样一个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，会见到一个如此古色古香的村落——朱田古村。

村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，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流过，后面则是一座不高不矮的山。古村以宗祠为中心，呈南北走向，半月形，修建于清嘉庆年间。行走其间，啧啧称奇的同时，你一定会发出疑问：难道这里曾走出过清代官员抑或诗书大家？不然，一个普通的村庄，怎会有如此雕梁画栋、古韵犹存的房屋及如此幽深的文化意韵？

古村保存完整，建筑手法精细，木雕石雕精美，四通八达的排水设施更是一大特色。幽静的石板巷下的排水沟与每栋房屋的天井都紧密相连，堪称完美，甚至还超过现在城内的排水设施。

历经沧桑，依然根脉深远的段氏祠堂更是值得一看。祠堂最坚实的“基石”便是农耕文明衍生的传统

文化。自古以来，儒家在推崇家族血缘的价值上，提出“孝治天下”的伦理体系。家，扩展开来，便是家族，而祠堂正是维系一族血脉的象征。因而作为族人核心的宗祠，都建造得庄严静穆。走进去，发现段氏祠堂为砖、木、石结构。梁上雕刻着精美的花鸟，屋顶华贵大气，令人顿生敬意。神龛前安奉着先人的牌位，可知逢年过节段氏子孙必从四方赶来焚香叩拜。感受这祠堂深藏的底蕴，仿佛有一种美好的传承与希望正从历史的深处流淌而出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古物都颇感兴趣，但更加关注的还是其背后的文化现象。在此之前，我曾多次与衡阳本地文史专家有过交流，他们都提到过常宁朱田段家。几位对衡阳历史颇有研究的长者告诉我：“朱田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村落。在清初，这里走出的段氏知识分子多不胜数，可谓文化世家。他们不光在科第功名上取得了成就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每人都有著述传世，而且多达上百种，这个文化现象值得好好研究。”但是我却对朱田段家的历史脉络，向来知之甚少。此次走进古村，缓缓感受这里文化气息环绕的氛围，并慢慢思索，心中似乎才半知半解地明白了产生这种现象的些许原因。

时光虽然走过了上百年，使许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，但朱田古村的那股重视耕读的文化之气依然在这里永恒地流淌。朱田段氏清初就在村里建造了书院，也有说成是义校。书院几经修缮，现在仍如新建一般，可见段氏族人教育的重视。

重教会教的直接结果就是段氏一族文化兴盛，人才辈出。清初之时，朱田段氏甚至产生了兄弟进士，

父子进士的现象。进士出身的段熾生、段海生、段梧生、段惠生便是其中的代表。他们之中，又以段熾生最为突出。段熾生是常宁历史上产生的一位有为廉吏，曾任福建上杭、广东新安两地知县。“任内为民清缓征赋，豁免鱼场赔累，肃清境内海盗，民得安居乐业。离任时，士民攀辕苦留，只得间道离去。”历史早已烟消云散，但段氏一族对知识的崇敬、对文化的追求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灭。现在，这里仍然不断走出一批批的大学生，甚至还产生了很多硕士、博士。

徜徉在这样的乡间田野，每时每刻都能够感受到书香弥漫的耕读之风。驻足在这样的门庭前，遐思不禁有些飘忽，思绪便走进了段氏子弟手持黄卷，寒夜苦读的情境。那是一幅多么美丽，多么动人的画面呀！正想到这儿，一股秋风迎面而来，让我感到凉爽的同时，更有一种满满的怡然与舒畅在心间荡漾开来。